

近期歐洲與MAGA 主要對抗焦點

反對美俄柴油供應協議（10月）

事件內容：特朗普宣布與俄羅斯達成柴油供應協議，以緩解美國燃油價格壓力。

歐盟立場：公開呼籲特朗普停止該協議，並主張美國應與歐盟對俄政策保持一致，繼續對莫斯科施加更嚴厲制裁。英國、德國、瑞典等歐洲國家也對美方的柴油協議表示不滿與遺憾。

反對美國制裁國際刑事法院（ICC）（10月）

事件內容：在2026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前ICC法官皮萊後，特朗普政府10月9日宣布對ICC整個機構實施全面制裁與金融封鎖。

歐盟立場：英國、法國、德國、意大利、加拿大、荷蘭、丹麥等國外長強烈反對並譴責美方制裁，認為此舉損害國際司法機構獨立運作。

反對特朗普對朝鮮和解立場（8月）

事件內容：特朗普對朝鮮採取和解姿態。

歐盟立場：歐盟明確表示反對，並警告朝鮮政權依然對地區穩定與全球安全構成嚴重威脅，歐盟對朝態度保持不變。

數位服務稅與關稅爭端（6月）

事件內容：特朗普威脅向對美企業徵收數位服務稅的歐洲國家施以報復性關稅。

歐盟立場：歐盟委員會回應表示將「堅決捍衛自身權利」。

格陵蘭島威脅與加徵關稅風波（1月）

事件內容：特朗普威脅對丹麥、挪威、瑞典、法國、德國、英國、荷蘭、芬蘭等8國加徵關稅，以逼迫接受其接管格陵蘭島的計劃。

歐盟立場：歐洲多國領袖譴責此舉「不可接受」與「完全錯誤」，歐盟27國當時討論重啟高達930億歐元美輪歐商品關稅清單及反脅迫工具，準備進行反制。

●香港文匯報
綜合媒體報道

特朗普交易式外交引發交易式對抗 MAGA與歐洲 愛恨交織

地緣 解碼

《經濟學人》近期文章《Why MAGA hates and loves Europe》（特朗普「讓美國再次偉大」為何對歐洲愛恨交織），點破了「讓美國再次偉大」（MAGA，Make America Great Again）運動對歐洲的核心悖論：MAGA不是單純親歐，也并非徹底反歐，而是一套高度功利化的雙重心態。在MAGA「美國優先」的視角下，歐洲一方面是美國價值同盟、軍事前哨、龐大消費市場，具備不可替代的戰略價值，另一方面又是長期「搭便車」的安全依附者、競爭性經濟實體，在地緣議題上時常抵制美國的單邊主義，持續消耗美國資源。特朗普對歐洲那種忽冷忽熱、反覆抱怨、邊打邊談的外交手段，正是這種矛盾的具象化。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裴軍運

匯觀 世界

特朗普的外交邏輯，核心始終圍繞現實利益展開，同盟與敵對的界限並不固定。在他的視角裏，沒有永遠的敵友，只有是否契合美國的利益。即便是正遭美國制裁的俄羅斯，只要存在合作空間，也可以成為洽談對象。

這一套思維投射到歐洲盟友身上，便呈現出十分矛盾的狀態。歐洲若無法為美國帶來實質收益，就會面臨冷落與施壓，特朗普會以各種方式要求歐洲順從美國的立場。可是另一方面，受歷史價值認同與既有同盟條約的約束，美國又無法完全擺脫對歐洲的支持，雙方的合作依舊有現實必要性。

於是特朗普的MAGA式外交與歐洲之間，就形成一組不打不散的特殊關係。雙方時常發生摩擦衝突，歐洲不滿美國單邊主義的索取，反感美國把同盟當作交易籌碼。特朗普則對歐洲的防務開支、貿易政策多有質疑，時常公開敲打歐洲。

然而離開歐洲，美國難以維持全球大國地位，缺少歐洲的配合與追隨，美國的全球領導力會大打折扣。這恰好解釋了矛盾之下，雙方難以簡單拆夥的底層原因。歐洲需要美國的安全保障，美國也需要歐洲在國際事務中配合自身的布局。雙方時常互相博弈，互相提防，卻又因為現實的共同需求維繫合作。這種愛恨交織的格局，正是美國在特朗普政府治理下與歐洲關係的真實寫照，利益牽制着雙方，分歧又持續存在，構成一組拉扯不息的搭夥對手。

裴軍運

離開歐洲 美國難以維持全球大國地位

香港文匯報AI製圖

——戰後，美國建制派的共識是：跨大西洋同盟——是美國全球霸權的基石。歐洲是西方民主陣營的核心，北約是美國投射軍事力量、制衡俄羅斯的工具，歐盟市場是美國跨國企業獲利的重要來源。這套認知在華盛頓政壇維持數十年，直到MAGA崛起，才被質疑。

對歐厭惡源自成本與收益賬本

《經濟學人》文章提出一個觀點：MAGA對歐洲的厭惡，並不是意識形態層面否定西方共同價值，而是從成本與收益的實用主義角度重新核算同盟的賬本。MAGA選民與特朗普團隊的底層邏輯很簡單：美國花費巨量財力保護歐洲安全，歐洲卻在經濟上與美國競爭，在外交上不時拒絕服從美國指令。這是恨的源頭。

但與此同時，MAGA並打算切斷與歐洲的聯繫。這就是愛的部分。歐洲擁有成熟工業基礎、龐大消費市場，歐洲右翼保守勢力（反對激進變革，堅持「本國優先」）與MAGA在移民、文化保守主義（守護傳統價值，排斥外來文化）、懷疑全球主義等議題上存在共鳴。北約即便有缺陷，依然可成為壓制俄羅斯、推銷美製軍火的平台。歐洲國家的情報網絡、海外基地，在中東、反恐等領域仍能為美國提供實質協助。

這種矛盾，造就了特朗普獨特的外交手段：有時公開讚賞歐洲右翼領導人，尋求價值層面的合作，轉頭就在北約峰會公開訓斥歐洲盟友，揚言放棄安全承諾，用威懾爭取更大讓步，同時保留合作窗口。

MAGA主張安全保護不能無償

北約軍費爭議，是特朗普與MAGA陣營對歐洲最持續、最公開的抱怨，也是跨大西洋矛盾最直觀的體現。北約早年設定目標：成員國國防開支應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2%。但長期以來，多數歐

洲國家並未達標。在MAGA看來，這就是歐洲依賴美國軍傘，坐享安全紅利「搭便車」。

MAGA對北約的厭惡包含兩層含義。第一，財政成本。美國國防開支長期高於歐洲全部北約成員國的總和，大量美軍常駐歐洲，基地維護、人員薪餉都由美國納稅人負擔，而歐洲國家享受美國的安全紅利，把財政資源投入福利與社會支出，這並不公平。第二，戰略主導權。MAGA不僅要歐洲多花錢，更希望歐洲增加的軍費，大量用於採購美國武器裝備。歐洲擴軍既能減輕美國防務負擔，又能擴大美國軍工產業的銷路。

但MAGA並不希望北約解體，這是對歐愛的一面，因為一旦北約崩潰，歐洲會加速推進「戰略自主」，建立獨立於美國的歐洲防務體系，美國將失去在歐洲大陸的軍事存在，軍工出口市場也會萎縮。所以特朗普的策略是「敲打而不摧毀」，逼迫歐洲提高軍費，同時保留北約架構，維持美國對歐洲安全的主導權。然而一旦德、法增加軍費，又積極推動歐洲聯合軍工、歐洲獨立防務，這又引發MAGA新的不滿：歐洲增加軍費，不是變成美國的附庸，而是試圖擺脫美國控制。這正是MAGA對北約又愛又恨的樣貌。

歐盟是MAGA強大經濟競爭者

如果說北約是安全層面的矛盾，貿易摩擦就是MAGA在經濟層面對歐洲的不滿。MAGA的「美國優先」，核心訴求是糾正美國的貿易逆差，保護本土製造業。在這一邏輯下，歐盟不再是西方價值盟友，而是強大的經濟競爭者。

特朗普第一任期就啟動對歐洲的關稅打擊，對歐洲鋼鐵、鋁產品加徵關稅。隨後威脅對歐盟進口汽車徵收25%關稅。汽車產業是德國等歐盟核心國家的經濟命脈，這一威脅一度讓跨大西洋經貿關係急劇降溫。雙方還圍繞航空補貼、數字

稅、農業補貼長期爭執。歐盟推出數字服務稅，針對Google、Facebook等美國科技巨頭，直接引發特朗普政府的反制威脅。

MAGA陣營的抱怨很明確：歐盟依靠單一市場的規模優勢，對美國商品設置各種非關稅壁壘。歐盟很擅長搞這類動作，如技術與安全標準、綠色與環保法規、食品與衛生檢疫、行政審批與官僚程序，這些花樣常常讓美國製造業在歐洲市場受損。這也讓MAGA支持者生恨。

但同時，MAGA無法切斷與歐洲的經貿聯繫，這又是愛的部分。歐盟是美國最重要的出口市場之一，美國農產品、藥品、軟件、軍火大量銷往歐洲。美國跨國企業在歐洲設立分支，獲取巨額利潤。一旦美歐爆發貿易戰，美國出口商、農場主、科技企業同樣會承受重大損失，這是MAGA不願看到的情景。

所以，美歐貿易博弈呈現一種節律：特朗普揮起關稅大棒施壓，迫使歐盟在部分議題上讓步。當雙方經濟代價過高時，又會暫停升級，展開談判。MAGA想要的不是摧毀歐洲市場，而是重塑貿易規則，讓利益分配更有利於美國本土產業。這就是經貿層面既打又合的邏輯。

伊朗議題形成地緣裂痕

伊朗議題是MAGA與歐洲最具標誌性的地緣裂痕，直接體現雙方對國際秩序的根本理解差異。當美國考慮對伊朗實施軍事打擊時，多個歐洲國家明確拒絕提供基地、領空與軍事支援，不願被拖入一場由美國主導的中東戰爭。西班牙禁止美軍使用當地基地用於對伊朗作戰，法國、意大利、波蘭相繼拒絕配合美國軍事部署。在MAGA的認知裏，這是盟友的背叛。

伊朗危機清晰展示了MAGA對歐洲的期待：當美國決定在海外採取軍事行動，歐洲應跟隨美國，分擔成本與風險。但歐洲有自己的地緣利

益，不願意被美國的單邊主義綁架。這就造成：MAGA在伊朗問題上強烈抱怨歐洲的消極，卻又無法完全擺脫歐洲的協助。

美國利益決定對歐好與壞

北約、貿易、伊朗，都是表象，更深層的矛盾，是兩套完全不同的世界觀。傳統美國建制派（支持主流、傳統、維護既定社會秩序與體制）與歐洲主流精英支持多邊主義、全球化、氣候合作、開放移民。而MAGA的外交手腕是交易，外交不是維護共同價值，而是一筆筆利益交易。盟友關係不是長期忠誠契約，而是成本收益計算。

這就是MAGA厭惡歐洲的思想源頭。在MAGA眼中，歐盟精英推動的綠色轉型、移民包容、多邊主義，都是損害美國與西方本土民眾利益的做法。特朗普多次公開質疑歐洲一體化，甚至暗示歡迎歐盟內部分裂，認為一個鬆散的歐洲對美國更有利，就連數十年盟友英國，特朗普也公開表態支持愛爾蘭統一，示意北愛脫離英國。

但這不代表MAGA完全排斥歐洲。《經濟學人》文章重點指出，MAGA對歐洲的好感，主要集中在歐洲右翼力量。匈牙利、意大利、波蘭等國的右翼政府，懷疑移民、反對激進環保政策、質疑自由派全球主義，這些立場與MAGA高度契合。特朗普會公開讚賞這些領導人。

在地緣大國競爭層面，MAGA的態度同樣矛盾。對俄羅斯議題，傳統歐洲將俄羅斯視為首要安全威脅，主張長期強硬對抗。而MAGA陣營對俄羅斯態度更靈活，甚至可以解禁俄羅斯石油出口，公開出賣烏克蘭，這讓歐洲極度不安。特朗普的實用主義外交，遇到理念相合的歐洲右翼領袖，會釋放善意，一旦歐洲建制派在貿易、伊朗、北約議題上抵制美國，他立刻轉向強硬，並威脅制裁。友好與敵對，完全取決於是否符合美國利益。